16

**ROSE: 我小时候写过一本小说。**

Rose闭着眼睛说道。她已疲倦至极，但暂时还能站立。她站立在Dirk的一张工作台旁，双手撑在他的最新作品锯齿3.1的机架上。锯齿的机械之心中嗡鸣着的能量流温暖了她的手掌。Dirk轻哼了一声，但他的态度还算友好。这是他通常能做出的最接近于笑的表达。

**DIRK: 依我猜，这又是一本Lalonde童年的巫师奇幻大作，对吗？**

他用胳膊肘抵着台面，视线越过墨镜的上沿投向Rose。Dirk的审视是沉重的。她移开了眼神。

**ROSE: 博学者的自满。**

**DIRK: 哦。那么，确实是那一本巫师奇幻大作。**

**ROSE: 是的。**

**ROSE: 毫无疑问，它必定无法与来自你们那个世界的中年版本的我所执笔的精雕细琢过的大作争辉。**

**ROSE: 同样，那篇小说也未能扩展出足够的篇幅。十三岁的Rose最终只起草了它的第一章节，阐述这一事实令我感到羞愧。**

**DIRK: 真是可悲可怜。**

**ROSE: 我知道。**

Rose后退半步，她的手指拂过锯齿3.1胸前的铆钉。她重新闭上眼睛，从窗前走过。在逆光的斜阳中，她化作镀着金边的暗影，夕照将她的发梢映成白色。

**ROSE: 虽然如此，我仍必须为小Rose的文学作品完整性做出辩护，**

**ROSE: 我已仔细研读了成年的那一位所书写的全部篇章，亦回顾了我在稚嫩的前青春期冲动下的草稿产物……**

**ROSE: 从那本单薄的残破记事簿里，我感受到的力量与激情更胜那套完整的畅销小说。**

**ROSE: 因它更为生猛、未经加工。它所泄露的真情远比年幼的我有意识地织入冗长散文字里行间的情感更多。**

**ROSE: 它意味着一些东西。**

**DIRK: 嗯哼。**

她转身，看向他。

**ROSE: 纵使这是出自儿童之手的全然朴素的业余文学作品，我亦已然确信它即使作为单独的章节被展出也分毫不减其强势，在含义与譬喻被压缩后，文本内含的信息闪耀得越发直白，它们未曾被更为老练的写手聪明地掩盖。**

**ROSE: 但它的基础与你通读的那套小说无二。剧情围绕十二个巫师小孩的阴谋诡计展开。**

**ROSE: 他们敌视智慧而善良的巫师们的自满，进而投身于无匹的祸端。**

**ROSE: 但他们从未以暴行为信条，也非是人性本恶的展现。他们被超量的知识腐蚀了心智，那不是凡人的头脑应当染指的领域。**

**DIRK: 嗯，这听起来与我对它的记忆相差无几。**

**ROSE: 那无疑不会是我写下过的最扯淡的文字。**

**ROSE: 但却是最……富于心理的？或者简单来说，最私人的。**

**ROSE: 只是其中所涉的私人方面都以寓言或深奥的象征手法表出。**

**ROSE: 我写下那些字句时陷入的状态大抵最应被描绘为高烧的迷乱之雾，如同从我本身之外汲取灵感——我是故事的传输者而非书写者。**

她单手撩起头发，向上拨开，她的发丝在空中构成转瞬即逝的光环，蛛网般的金线溶解于烟尘。她牵起了嘴角，虽然无比轻微。

**ROSE: ……光明天启。**

**DIRK: 有够烂。**

**ROSE: 你说得对。**

**DIRK: 而且这听起来不正像是眼下发生的一切的反义词吗？**

**DIRK: 你似乎被困在了某种极端的赋格曲创作环境中，因而将你自己的心灵格式利用围绕全知的残忍孩童展开的喻体绘制出来。**

**ROSE: 好，就当刚才那逗趣的双关被撤回了吧。**

**ROSE: 我为用不理想的健康状态及灾难性的文字游戏使你失去风度的行为感到抱歉。**

**DIRK: 谢谢。那对我来说并不好受。**

**ROSE: 你可真是个如假包换的演员。**

**ROSE: 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我早已开始怀疑我写下的故事即是我光明之先知的力量的提前显现。我的目光穿透我的宇宙抵达另一个。**

**ROSE: 我最初的观点是，那些孩子象征了创造我们的宇宙的十二个troll。**

**ROSE: 但随着年岁渐长，我看到了显而易见的数字象征能够具备多强的延展性。**

**ROSE: 不，准确而言，是适应性。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能力。变化的环境、风险、结盟群体。**

**DIRK: 十二。这是在我们的游戏结局时穿过大门的玩家的数字。**

**ROSE: 正是。**

**ROSE: 我的朋友、你的朋友，和Kanaya、Karkat、Terezi、Calliope。**

Dirk也来到墙边Rose的身旁靠着，与她肩膀挨着肩膀。她似乎能从物理层面上的接触中汲取某些安慰。当她终于意识到她已经靠在了他的身上时——也许她根本没有“想”，Dirk这样推测，因为他们现在都已不再进行“想”这种行为——他没有避开。如果靠过来的是她，那就由她靠吧。他不会吝于在这种时候给予她少许偏爱。

**DIRK: 你把它描述为数字象征。**

**DIRK: 从而显得你似乎在怀疑那些关联不完全是纯粹的运势。你身上似乎还有一部分认知执着于相信那些意象只是巧合，认为它们反复复现的意义只是丢出一团狗屎。**

**ROSE: 它们难道不是在丢出一团狗屎吗？**

**DIRK: 它们是一团别的东西，也许别的东西也可以丢出狗屎，但这样的关系网是难以溯源的，更不可能以一对一的方式在地图上被标注。你无法确定地说什么东西被丢出来了，正如你无法确定什么东西会变成狗屎。丢或不丢本质上指代的是是否完成某事。**

Rose抬眼看向Dirk，她的嘴角噙着一缕若有似无的微笑，这是她从他身上遗传来的。那一丝笑意的空虚如蒙娜丽莎般神秘。

**ROSE: 那会不会一直以来丢出一团团狗屎的人就是您呢，我亲爱的父亲？**

**DIRK: 不，我只会丢出许多值得敬仰的品德与犀利的洞悉之力。**

看起来，她已经无法丢出更多辛辣的回答了，但她没有收回视线。她直视着他的墨镜，仿佛坚信她的目光能够穿透这层屏障。Dirk允许她与他四目相对。

**DIRK: 我想说的只是，所有的巧合都是至高规划的证明。那是一个位于我们的可知范围之外的不朽的、元文本的组织，我们唯有在公然把脑子从鼻孔里擤出来的时刻才能窥见它的只鳞片爪。**

**DIRK: 此事你我皆知。**

**ROSE: 此事仅有你知我知，至少表面如此。**

**ROSE: 而这正是我的疑问所在。**

她的目光漂移向天花板。

**ROSE: 在我写下的故事中，全部的十二门徒都成了莫测的力量下的牺牲品。**

**ROSE: 他们被知识之光所充盈，而后便逐一向它屈服，或疯癫或堕落，或更多时候二者兼有。**

**ROSE: 倘若这就是不加限制的能力在生活于后正典胜利年代中的玩家身上施加的影响，为何我们的其他朋友都未被波及呢？**

**DIRK: 这个嘛。**

**DIRK: 我有几个理论可以解释。**

她看了他一眼。用的是Kanaya看她时偶尔会采用的那种眼神。

**ROSE: 只是几个而已吗？**

**DIRK: 我所说的是，我们中的部分人已经完全停止了对我们特有力量的使用。在一颗从未有过比球赛骚乱或者皱帽子短缺危机更严重的冲突的星球上，我们的确极少需要紧急复活或是复杂时空操纵这样的能力。**

**DIRK: 但即使抛开那些能力的被运用频率不谈……**

**DIRK: 仍有部分力量不肯将权柄借予无限扩张的人之念识，至少不像我们所掌握的部分那样。**

**ROSE: 我明白了。**

**ROSE: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样的异变更多取决于玩家的力量属性，而不是他们对力量的态度是锻炼其广度还是任其枯萎。**

**DIRK: 对。**

**ROSE: 既然如此……**

Rose的身子突然摇晃了几下。

**ROSE: 既然如此，恐怕Terezi的看法才是正确的。**

**ROSE: 我是指她直接离开了这个地方。**

**ROSE: 也许我才是愚钝的那个，竟会妄想我能在这儿安顿下来。**

她像饱受煎熬的破布娃娃一样从墙边弹开了，她徒劳地伸出一只手，想要抓住点什么来稳定自己。她蹒跚着向前走了半步。

Dirk没有做出伸手去扶她的尝试。换作别人大抵会在同情心的驱动下反射性地做出那样的动作。也许可以说他缺乏这样的反射回路。也许同样可以说Rose更喜欢这样的结果。也许她会坚持认为自己与这样的描述不符，但虽然她已立下过婚姻誓言、有时还会就她与妻子构建的领养家庭开开玩笑，她仍是一个绝对独立的个体。她大口地喘息着，将气息压回喉咙里，并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她闭得那样用力以至于挤出了一颗泪滴。她紧靠着墙滑下，坐在地上以节省气力。当她重新抬起头时，她几乎已经恢复了沉静。她的话音边缘藏着一丝苦涩的笑意。

**ROSE: 你……怎么会如此适应这样的情况？**

**ROSE: 我以为那只是虚假的Strider家族式斯多噶隐忍，但你似乎格外……**

**DIRK: 泰然自若In stride？**

**ROSE: 呃。**

**DIRK: 我没有说谎，这一切真的让我感到非常疯狂。**

Dirk站在那里俯视着她。他修整了一下自己的发型，把手臂抱在胸前。他完全没有陪她坐到地上的意思。他看上去是那样的自信。他说出“疯狂”二字的语气与单纯说一句“早上好”大概没有差别。很难让人去相信他这话是认真的。

**DIRK: 但我比你更有应付这样的状况的经验。在加入游戏之前，我的绝大部分人生都在多线程处理我所有他妈的潜意识。我在思考这些谜团上花费的时长比我的理论年龄还要长许多倍。**

**DIRK: 年复一年我撬开一罐又一罐的蠕虫充斥着我不喜欢的答案。**

**DIRK: 在刀锋边缘一次又一次地割裂自己直到你再也不会被各种流血惊吓到。**

**ROSE: 我明白了。**

Rose抱住了自己的肩膀，仿佛正有一阵凛冬的寒风呼啸着席卷这间工作室。她打了个哆嗦。

**ROSE: 占据我最多心神的并不是头痛。**

**ROSE: 事实上，我不认为我的头痛来源于我能力的扩张，它更像是源于我本人的抗拒。**

**ROSE: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其实可以——如果我真的想那么做——就这样直接放任它自流。**

**ROSE: 那就像睁开眼睛一样简单。**

**ROSE: 这种感觉有点像你已经完全脱离了梦境并意识到了它是梦境，但却还没真正醒来。**

**ROSE: 我被困于现实与幻梦之间的有限空间，即过去的人们所深信的魔鬼居所。但魔鬼依然能坐在我的胸口的唯一原因是我拒绝驱散它。驱散它所需要的不过是直视它一眼而已。**

**ROSE: 我强迫自己像梦游者一样跌跌撞撞地闯过我的生活。只要我允许自己醒来，所有的痛苦与悲伤都将烟消云散。**

**DIRK: 那你为何不醒来？**

**ROSE: 因为我无法确定睁开眼睛的我还是不是我。**

她的声音渐弱，宛如消失在深海中。潜伏于她的想象世界中的漆黑浪涌吞没了她。

这一次，Dirk伸出了援手。他在她面前跪下，用指节勾起她的下巴，直到她的脸与他平行。接着，他小心翼翼地摘下了墨镜。

**DIRK: 我完全理解一切。**

Rose的眼皮颤了颤，它们重逾千斤。她冷漠地与他炽热的裸眼对视，仿佛未曾意识到这是他第一次允许她目睹他的眼睛。

**ROSE: 嗯？**

**DIRK: 我知道绝大多数时间里我都表现得十分冷淡，但实际上我的内心怕得要死。**

**DIRK: 我一直都掌握这种可怕的能力，能够将事件从A列举到Z而不对中间的任何一个字母投入半点狗屎。**

**DIRK: 我不知道一个人是否应当被赋予如此程度的远视，尤其是一个向我这样的家伙。**

**ROSE: 最让我难过的，我想，应当是这种能力在我与我认识的所有人之间划下的隔阂。**

**ROSE: 你飞翔得越高、离棋盘越远，你就越难向那些零件投注感情。**

**DIRK: 我知道了。从个人角度而言，通常来说，只有在所有零件都严格按照我所说的那样去做的时候，一切才会迎来最好的结局。**

**DIRK: 但同时我大概也的确不是一个总能走在正确的路上的那种人。**

Rose轻笑起来。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凝视深渊。她甚至压根不想移开视线。

**ROSE: 你真的连一英寸的幽默细胞都不具备，是吧。**

**DIRK: 我刚刚已经在我的意识中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

**DIRK: 也许完全的自我吸收是无可避免的结局，倘若你自始至终都只意识到过一个自我。倘若你沉溺于其中。**

**DIRK: 我知道我还能搞砸许多事情，在毫无趣味的事物上伪装出幽默感没有意义。**

**DIRK: 然后，是的，也许我确实是个烂人类，但是，**

**DIRK: 作为一名机械师，我是破他妈记录的优秀。**

Rose的眼神飘远了，她的眼瞳宛如明镜，Dirk在她空洞的眼眶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ROSE: 一切零件皆已归位。**

**ROSE: 一切机械平滑运转。**

她的语调同样空洞。这是傀儡师操纵木偶时以口技发出的毫无锋芒的声音。她的头缓缓垂向了肩膀。当她沉入梦乡，Dirk托住了她的脸颊。一双未经锻炼的耳朵很难听出从何时起她在对话中说出的言语不再属于她，而开始属于他。或者也可能这就是她想要说的，这些细节真的重要吗？从各个角度而言，她和他的本质其实是同一的，对吧？同源的血脉与观念，同是他们各自相信自己正在参与的游戏中的人偶支配者。

但你应该早就知道真相，不是吗？

> [==>](https://www.homestuck.com/epilogues/meat/17)